

半世紀後緬懷風城舊事（修改版）

溫英幹

竹中高中第十五屆畢業生（1959-1962）

省立新竹高級中學（竹中）三年是我人生最值得紀念的過程之一，也是個人生命從幼稚到成長的決定性年代。

我在新竹縣立竹東中學初三畢業時與同學們報考省立新竹中學，其中有六個同學被列正取，我則倖列備取第一名。初三導師孔昭陽先生見到我，笑著拍拍我的肩說：「考得不錯，應該有希望進去。」果然，我被獲准入學，時為 1959 年夏天。

我們是教育部（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張其昀）主導，試辦省辦高中、縣辦初中的政策下第一屆竹中高中部的學生。這是 1956 年教育部決定以新竹縣當作試點的新制度，免試上初中，也就是縣辦初中，省辦高中。從我們這屆開始，竹中就沒有初中部，成為以高中為主的台灣省立新竹中學。而我們的高二及高三學長很多是從初中部升上來的，也有不少的高一學生是留級未能升上高二。竹中一向是桃園、新竹、苗栗三縣男生的嚮往之地，省立新竹女中則是女生的目標。

我後來知道我可能在入學考試時，英文或理化科分數不到最低標準，所以才名列備取。我的總成績事實上比同班有些正取同學還要高。當時共有 36 名備取生全都獲准入學。我高中三年都分在甲班。這期間是我從少年轉為青年，人格也被塑造定型的三年，也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三年。

我們有幸，當時的校長仍是辛志平先生（時年四十八歲，廣東省羅定縣人，今年—2011—為他百歲冥誕）。他對全人教育理念的堅持，使我們竹中人在畢業後仍津津樂道。辛校長強調四育並重—德智體群，校訓為誠、慧、健、毅。在辛校長帶領下的竹中校友最津津樂道的有幾件舊事包括：

音樂、美術補考的大有人在。

全省高中合唱團比賽得過十年冠軍。

每位學生必須會游泳 25 公尺才能畢業。

每年舉辦 5000 公尺越野賽跑，游泳比賽，及校運。

考試作弊一律開除。

闖鐵路平交道記大過一次。

本文就一些特殊值得回憶的事寫下來，給校友們及在校同學參考。

合唱團與音樂課

我在高一下（1960年初）就被音樂老師蘇森墉先生甄試通過參加竹中合唱團，並隨團到台中參加第一屆全台灣省高中合唱比賽，時為1960年四月二日（週六），地點在台中家職。這是竹中合唱團初試笛聲，對我而言，只是去見見世面吧了，當時並沒有想到真的要與全省其他名校競爭奪獎，特別是台北市如建中與北一女這種名校。我們前一天坐火車從新竹到台中市，住在台中市的遠東大飯店，是一幢老式旅館，裏面都是榻榻米的房間，每一間可以住幾個人，我們分別擠在幾個房間。比賽進行兩天。我們在台下看到別的學校合唱團有精彩的演出，有和我們一樣清一色男生的合唱團，例如我們和建中、師大附中等學校；也有清一色女生的合唱團如北一女、北二女等；有些男女生兼收的高中似乎較佔便宜。我們上臺時是晚上七點半。首先唱滿江紅，第二首好像是漁陽鼙鼓動地來。比賽結果竹中合唱團竟打響第一炮獲得冠軍。我們這批鄉下小孩才發現原來我們的蘇老師果然有一套。

第二年，我高二時仍隨團參加，時為1961年四月二日（周日），仍住遠東大飯店。因為我的音有時唱不準，蘇老師將我放在候補團員，臨上台前，因人數不夠，蘇老師仍點我上台，參加比賽。這年我們較有信心，奪得第二屆冠軍。[1]從此，竹中合唱團在蘇老師的帶領和指揮下，得過十年冠軍，直到竹中合唱團不准參賽，改為表演為止。後來「竹嶺合唱團」一直很活躍，而蘇老師早已退休，並於前幾年過世（1919-2007）。

我合唱時唱第一部，因為全是男聲，經常在高音部要用女音，我們被訓練用假嗓子唱女音。我們也學習到合唱是一團隊精神的表現，每個人的發聲要合一，不能有個人突出表現（除非被指定獨唱），養成我們團結合作、不突出表現的風格。

竹中的音樂課很有特色。為了實現辛校長的辦學理念，竹中人都應該有人文藝術修養，因此很注重音樂、美術、及體育課程。音樂由蘇老師擔綱。他很嚴格，教我們樂理，還要考試，筆試加口試。同學們都很怕這門課。我住校時，很多同學經常晚上都在寢室裡練唱打拍子。學期結束後，往往有一大批學生音樂不及格，需要補考，有些同學甚至因為音樂美術不及格，不能畢業，聯考時只能用同等學歷報考大專院校，奇怪的是似乎大家都沒有怨言。順便一提，當時的竹中淘汰率很高，留級生不少，畢業會考不過的也很多，加上美術音樂不及格，使得許多學生在竹中並沒有正式畢業，但卻憑同等學歷考上好學校。老師們打課程成績也相當嚴格（聽說是辛校長規定），即使在班上名列前幾名，學期總成績可能不到80分。

蘇老師有一個女兒蘇綠萍當時讀新竹女中，長得很漂亮，有時會到音樂教室找蘇老師。在全是男生的學校，不准談戀愛，也見不到女生，許多同學見到她來時都會眼睛發亮，並有一番騷動。很巧的是，多年後我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期間，一位力學系的學長劉宜實「竟然」與蘇綠萍結婚，那時才真正見到蘇老師的千金，倍覺親切（劉宜實拿到博士後到巴西，在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任教）。

美術課

美術課由李宴芳老師擔綱（他的公子李彥惠現在美國費城擔任醫師，很熱心做聯絡竹中校友的工作，是早期在美國幾個地方參與設立竹中校友匯集台大校友會的學長）。他是苗栗銅鑼鄉人，日據時代開始就是學校的美術老師。他說話風趣，語調聲音成為一絕。畢業後，在竹中校友會聚會時，總有早期校友出來模仿他教學時候的聲調。例如，在美術課時，大家各自作畫，如果看別的同學作畫，就會被他警告不可作弊，作弊就要開除（竹中嚴厲執行的規定）。在校運會或校際運動會時，他會出馬擔任他當導師那班，或代表竹中校隊，擔任啦啦隊隊長，帶領同學高喊如下口號「上山流水，西利利利利，下山流水花辣辣辣辣，竹中、竹中、加油、加油。」（我到現在還不清楚這句口號是什麼意思。）

體育課

除了一般的體育課外（謝淵泉及克文貴兩位老師），竹中的體育課包括夏天時的游泳課，及每人規定在畢業前都要通過游泳 25 公尺的檢定。每年有田徑校運及游泳比賽。每年一次全校學生必須參加 5000 公尺越野賽跑，路徑是由校門跑出到外邊來回五公里路程。那時校外大都是農田，車輛較少，五公里路程包括市區。我高一、高二時身體可能較為虛弱，每次都跑得精疲力竭，但在高三時我排名 108，自認為相當滿意（全校約 2000 學生）。在每次比賽前數週，朝會後，校長就會一馬當先，帶領我們練跑，先在操場，然後跑出校門外，一週數次練跑下來，到了比賽時就不那麼累了。

至於游泳課，那時學校游泳池還沒建好，我們都須走路到附近的縣立游泳池上課（直到 1967 年學校的游泳池建好了，學生才免了奔波之苦）。畢業後我長期都保持經常游泳的習慣，現在仍每次可以不停游一千公尺，還參加過兩次南投縣政府舉辦兩萬人橫渡日月潭 3300 公尺的節目，這些都與在竹中學習游泳有關。

這兩年我有幸到中壢市的元智大學擔任客座教授，學校有設備完善的游泳池，我經常去遊泳，也不時遇見校長彭宗平教授也去游。彭校長是比我低十屆的竹中校友，見面談起竹中生活的種種，也是倍覺親切。

住校生活

竹中另一特色是容許學生住校。那時學校有兩棟學生宿舍，其中一棟大多供僑生住宿。我在竹中第一年從竹東家坐火車通勤上學，每天一早起來，走路約 20 分鐘到竹東火車站搭車到新竹市車站，車程約半小時，下車後由等在外面的教官集合，一起排隊走路約 20 分鐘到學校。下午再搭車回家。由於來去費時，為了準備升學，高一上不久即開始改為住校，週末偶而回家。當時交通較為不便，來去費時。如果以現在交通情況，其實開車從竹東住家門口到竹中校門也不過 20 分鐘。當年為了準備升學，考上大學是每個高中生的夢，因此很多非新竹市區的學生都選擇住校，以節省通勤時間。每個月伙食新台幣 180 元（合當時美金 4.5 元）。當時經濟落後，高中伙食也不是很好，宿舍生活還採取半軍事管理，有教官駐守。每天早上 6 時起床集合，內務必須整潔。學生組織伙食委員會，監督廚房工作人員的膳食預備。

曾有一個月我被選為伙食委員，那時年輕氣盛，有一位工友經常免費吃飯，被我制止，而廚房廚師對我這行為還稱許有加，但現在想來，還是臉紅。工友白吃，已經很久了，我憑什麼去改變現狀？

學生宿舍的伙食不好，為了補充營養，廚師常常另外準備一些小菜出售。我是經常能用眼睛看而無力購買的人。偶而能買一小碟小菜就如上天堂了。早上吃稀飯沒有限量，我曾經有一口氣吃十五小碗稀飯的紀錄。

住校時心無旁騖，比較能夠專心讀書。吃過晚飯後規定有晚自習，大家都到教室讀書。回宿舍熄燈後，很多同學都到餐廳苦讀。大家讀書可以說是日以繼夜，因為聯考競爭很激烈。當年（1962）高中畢業參加大學聯招的（聯考）共計九萬人（還包括重考的），只有錄取兩萬人。（據統計 1961 年我上高二時，全台灣大專院校只有二十七所，到我大學畢業時的 1966 年，則已增加到五十六所。）在錄取率這麼低的情況下，當時全省有名的高中生都在打拚，以期榜上有名。除了週末外，在上課期間幾乎是全時間在準備功課。有時在週末我們會結伴出遊，舒散緊張的情緒。有一次與住校同學吳霞玉（流亡學生，山東人，後改名子超，師大化學系）及陳武雄從學校後山遠足到青草湖，徒步來回幾乎一天，雖然累得兩腿發酸，仍然興高采烈，此舉也培養日後能刻苦耐勞的精神。學校後山是十八尖山，有許多山洞，可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，有些山洞深達幾十公尺，我們也曾在課餘相約進去探險，這些都是難得的輕鬆時刻。

匿名事件

高二時發生一件震動學校師生的大事。有一天學生宿舍廁所牆壁上出現有人

用黑筆寫大字報，要「邊太保滾出竹中」去。那時的學校有一位教官邊寶泰（時年三十三歲，遼寧遼中人，後專任台大教官），不知何故得罪同學，可能是管教太嚴，致遭不滿同學的匿名攻擊。學校當局發現這大字報後非常重視，把筆跡交給調查局比對，並調閱學生週記。一位管我們宿舍的雷遠輝教官（三十九歲，湖北人，我高三時他任管理組組長）將筆跡類似的同學一一傳訊。我也是被問的一位。後來發現同班同學馮 XX 涉嫌最大，他也承認了，因此被勒令退學。不久又發現邊教官在學校的宿舍玻璃被砸，肇事的同學就轉學他校。馮 XX 次年考取新竹師範，後來情況如何就不知道了。

參加聯考

高三下（1962 年春）順利通過畢業考試，接著到台北參加大專聯考。新竹中學在辛校長任內是不分組的，同班同學一律上同樣的課程，包括生物、化學、物理與數學。當時的聯招只分三組—甲組（理工）、乙組（文法商）及丙組（農醫）。我選擇考乙組（文法商科）。聯考時，由竹中畢業的校友學長安排住在台大學生第八宿舍。第二天赴考場考試。考完後，自己覺得不滿意，自覺可能考不上公立學校，家庭財務負擔就重了，內心忐忑不安。

聯考放榜時我在家聽收音機。當報到台大經濟系名單時，第四位就是我的名字，當時跳躍起來，欣喜不已。在填寫志願時，我把台大經濟系放第一志願，圖書館系第二，師大歷史系第三，師大國文系第四。等成績單寄來時，發現我的成績可以進台大任何乙組科系，包括外文系或商學系。

因我從小喜歡歷史與中文，高中時，經常讀史書，被同班幾位同學稱為太史公。高二歷史老師陸寶千（時年三十五，江蘇海門人）最令我們佩服。他上課從不帶課本，口若懸河，所有歷史故事都在他腦袋裡。後來他去了中央研究院歷史所工作，著述頗豐，遺憾一直沒有與他再聯繫。[2] 我本想讀歷史，被大哥勸阻，以我們家計貧寒，讀歷史沒有出息，不如讀經濟為由建議我不要讀文史，而應以能賺錢養家的科系為選擇。圖書館系當時是熱門科系，因為畢業出國讀圖書管理系，在美國容易找到工作。（其實讀文史不見得沒出息，許多讀文史的後來都卓然有成，著述很多，可以名傳千古。）

我進了台大經濟系後發現經濟系頗適合我的性向與背景，因我數學在高中班上還算名列前茅的。到了台大經濟系，大多數同學沒學過解析幾何，對微積分課程最為頭痛，對我則如魚得水，還經常可以幫助別人，在台大經濟系同班一百三十多位同學中我的成績也因而保持在前面，也因成績優秀後來能獲得美國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。這要感謝辛校長堅持辦學理念，作不分組的全人教育工作。

精英師資

新竹中學的老師很多是高手，許多來自大陸，學識淵博，但教職僧多粥少，因而委屈到高中任教。除了上述幾位老師之外，其他受教的有生物黃邦輝，講課生動活潑；國文楊胤宗（時年五十三），工詩詞，後被文化大學聘為教授（他教我們如何寫舊詩，我也因而可以胡謔一些打油詩）；林鐘榮（三十五，福建莆田），化學，講課清楚；朱敏（四十五，江蘇無錫），高二英文，是電機專家及小說家張系國的母親，張高我一班；陳如鶴，高三英文，是同班同學陳鐵雄的哥哥，講課風趣。王興宗（二十八），教高二數學及高三物理，是我高二、三的導師；後到交大讀碩士，出國進修，成為著名光電專家。沒有教過我的，但大家公認的好老師還有國文趙制陽（四十），有豐厚國學底子；數學彭商育（四十六，湖南湘潭），全省聞名，所著多種數學參考書風行全台，為當年準備聯考最好的數學參考書。

這裡特別提一下我們的導師王興宗老師。他是新竹本地人，竹中校友（印象中，他與李遠哲同班），台大電機系畢業，服完兵役後，就應聘回到母校新竹中學服務，教高二代數、高三物理與解析幾何，並擔任我們高二、高三的班導師。他講課活潑生動，常引來同學的笑聲。枯燥的數理課，他會穿插許多趣事及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尤其是描述大學生活情形，最令我們嚮往。高中三年在這所男中，大家都是半大不小的青少年，升學壓力很大，他那時才二十多歲，長得一副娃娃臉，與我們打成一片，讓我們度過這段青澀、卻未嚐反叛期滋味的年歲。高三的解析幾何，他自動加上簡單微積分原理，幫助我們在大學更容易修習微積分。我要特別謝謝他在數學上為我打下基礎。

畢業後我很少能與他聯繫，因為聽說他不久後到交大讀碩士、出國留學、後來成為光電學專家。幾年前，靠著竹中校友會通訊錄，我特地自美國華府打電話到加州問候他。時隔多年，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，讓我很高興，因為在班上我的成績並非頂尖，何況同學多數要考理工或農醫，我是少數立志讀文法商科的學生。

2002年一月，在桃園中正機場候機室候機返美，對面坐著一對看來還「年輕」的夫婦，先生有點面熟。我心動了一下，問他是不是王老師。果然是已四十年沒見過的王老師！他已成國際知名的光電專家，名片印著「李遠哲學術基金傑出人才」字樣，上機前，我們很高興的聊著別後種種。王老師現在雖已退休，還經常回國在交大擔任客座教授指導學生作學術論文。[3]

全人教育

竹中當時不分組，每位同學都要修習文理及音樂美術課程，養成大家都具備一些基本的文理知識及藝術修養。畢業同學中，同班同學報考理工、文法商、農醫的都有，因此能互相補充，不致所學太偏。大學畢業後分佈海內外各地，各行各業都有，例如醫師、工程師、教授、研究員、公司老闆、各種專業人才等。這些成果與辛校長當年堅持以全人教育的辦校理念有關，難怪辛校長被天下文化列為影響台灣最偉大的 400 人之一。

這裡就記憶所及，只提幾位高三甲班同班同學後來的發展，真的是遍及各行各業。例如，我們甲班畢業生中第一名畢業保送台大物理系的張欽澤，住在加州，在幾家著名電腦公司服務多年後退休。張憲明留美改行，在 General Dynamics 工作多年退休。林英雄師大數學系畢業，曾任彰化師大數學系主任。盧昌平是我初高中同學，成績很好，後來考入台大醫科，現在加州洛杉磯郊區執業。陳岱全學醫，在新竹湖口執業。楊建俊讀台大農化系，在工業技術研究院任研究員退休。蔡貴榮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，曾任台灣區百事可樂廠廠長。高其品大同工學院第一屆畢業生，任職亞洲航空後在華隆公司擔任工程師三十四年後退休。陳明雄在新竹新豐開設工廠。陳鐵雄現為美國康乃狄克大學之分子及細胞生物學系著名教授。范振宗海洋大學畢業，後來從政，為民進黨大佬之一，擔任過新竹縣長及行政院農委會主委。黃欽榮（本來是彭欽榮）後來留德，回國後在農委會服務，曾任該會副主委。曾廣森師大教育系及研究所畢業，曾任職台中市教育局督學，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教務主任；范振宗當選新竹縣長時，延攬他擔任縣府主秘，對新竹縣各地建設都貢獻很多，後任職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主任秘書多年後退休。謝勇男與我在台大經濟系同班，現在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，著述論文很多。皇甫河旺政大新聞系畢業，曾任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，世新大學教務長等職，現任香港珠海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主任。彭文賢畢業於政大，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及所長多年，現已退休。蔡高明成大會統系畢業，在金融界發展，現為東森集團下一家公司的董事長。其他同學及別班同學遍佈各行各業，造福社會更是“不及備載”了。

我們之所以有今日，很多都是在竹中三年時打下的基礎，我們以竹中校友為榮。緬懷母校及辛校長和許多老師諄諄教誨的樣子，經常使我仍然心動不已。

（2011 年 11 月初稿於元智大學，2012 年 1 月 25 日修改版於美國華府）

溫英幹：台大經濟系學士及碩士，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博士，擁有美國特許財金分析師及台灣證券分析師資格。在聯合國所屬世界銀行任職經濟專家退休後返台服務，曾任台灣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及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。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及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資深客座教授。

e-mail: ykwen@mail.ndhu.edu.tw

部落格網頁 www.ykwen.blogspot.com

附註

[1] 網路載有第二屆在台中市立中學，唱中秋怨，沒有第二曲名，我日記也沒記載。

[2] 寫這篇文章時才上網查有關他的消息，原來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多年，著作豐富，為近代史權威之一，甚至被稱為國寶。該所兩位同事也是我認識的。聯繫到其中一位張力教授，蒙他代為找到陸老師家中地址，終於與他通話。他說已經 87 歲了，精神仍健，住在士林區，當然也不記得我這個學生，希望有機會去拜訪他。【補記：2012 年 1 月 2 日我終於去拜訪陸老師，見另一篇陸寶千老師訪問記。】

[3] 見我一篇文章“吾念吾師”，收在《心園雅歌》一書，天恩出版社，2004，頁 24-27，描寫少年求學過程影響我最多的三位老師，小學、初中、高中各一位，其中高中部份就是王興宗老師。201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二時多與曾廣森專程去交大光電大樓拜訪王興宗老師，在座者還有交大（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）講座教授紀國鐘博士（曾任行政院研考會及國科會副主委）。王老師已快八十歲，看來仍是非常年輕，聲音洪亮。我們四人七嘴八舌（爭著說話），聊到接近四點，王老師快下班了才辭出。



曾廣森（左）、王興宗老師、溫英幹（右）合照於交大王老師的研究室，2011 年 12 月 30 日。